

香港書展

2025

從嶺南的白雲機場，飛到新疆的天山機場，再駕車三小時，走高速、上縣道，最終直奔鄉道盡頭的菜籽溝村。逾3,600公里的旅程，只為

尋找住在村子裏的作家——劉亮程。這一路上的舟車勞頓身心疲乏，都在視野裏開始湧出大片大片亮黃的麥浪時，瞬間消融。天上散漫的雲朵，路上遲緩的羊群，田間一排排璀璨的向日葵，讓鄉村的質樸和文學的詩意，渾然不覺地瀰漫在空氣裏。

7月的木壘菜籽溝村，麥子熟了，杏也跟着黃了，這是時序所至，也是自然在遵循着規律。站在木壘書院一株杏樹下的劉亮程，看着遠道而來風塵僕僕的記者，目光親切神情平靜，淡泊而悠遠，是寫書人，亦是書中人。

●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



●作家劉亮程享受鄉間的生活。

寫書人亦是書中人

把黑夜完整地留給大家

「假如有一隻蟲子落在你的手臂上，你不要一巴掌拍死牠，牠只是把你的手臂當成了道路。」在木壘書院，如果遇見嬉鬧的孩童忙着抓蟲子，踩蟲子，劉亮程會出聲制止，然後告訴孩子們：蟲子和我們都在經過這個夏天往秋天走，在這條生命的長路上，我們和蟲子同在，我們不一定會比一隻蟲子走得更遠。



●劉亮程的小院中充滿野趣。

不管孩子聽不聽得懂，劉亮程都覺得這是有必要說的話。「說不定日後哪天，他們就聽懂了。」對此他心懷美好期待。

缺席了女兒的童年，有了小孫女後，劉亮程發覺自己對小孩有了很好的耐心。小孫女知知來木壘書院住過兩個秋天，這個暑期原本早早到來，如今因為一場持久的咳嗽而暫緩。去年，劉亮程出版的新作《知知的大院子》，便是「你寫我畫」，全家合作完成的一本小書。

書中的童趣手繪裏，有知知打沙

包、捉迷藏、和蟲子一起趕路。陪伴知知的時候，劉亮程並不給知知看書和讀故事。「自然把落葉、螞蟥送到眼前，孩子就應該去看落葉、摸蟲子。」

「現在的小孩，最先看到的不是自然界的草，是書本中的草。」劉亮程記得，去年秋天樹在掉葉子，知知突然喊叫起來。「我知道她還不會『落葉』這個詞，但她對着這片落葉在呼喊、拍手。那一瞬間，我知道她想起了之前她住在這裏看過的樹葉落下來。」劉亮程想保護，這片葉子帶給知知的驚喜。

「現在的孩子還容易有驚喜感嗎？見到落葉會有驚訝感嗎？」劉亮程不知道。但他隱約覺得，現在太多家長熱心地給孩子過早教，過早用知識把自然覆蓋掉。「這可能導致的後果就是大家普遍不再熱愛這個世界。」就好像在木壘書院劉亮程沒有裝設外燈，因為他想把黑夜完整地留給來人。

在雲端，看到了香港和新疆的相似之處

劉亮程擅長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。他也喜歡從天上看地上的萬物舒展。天山的主峰叫博格達峰，每次坐飛機回來、出去，劉亮程從天上看看到博格達峰，就理解了千年之前，博格達被西方旅行者譽為「軸」的意思。「整個大地如平放的车輪，天下道路如車輻般四通八達，博格達峰正是中心凸起的那個軸頭。」劉亮程覺得這番描述太形象了。在他看來，歷史有時候是在一個地方轉圈。在漫長的絲綢之路上，博格達和其周邊的區域，形成了一個人類「文明的漩渦」。

飛抵香港，從空中俯瞰，在珠三角水網密布的大地之上，彈丸之地香港璀璨奪目地生長在這方水網之外。劉亮程突然想起，漢史中描述西域叫「孤懸塞外」，在雲端，他突然覺得新疆和香港有一種相似之處，都可以用「孤懸」這個古老的詞彙來感嘆之。這種狀態或許也可以理解為自由。兩地的大和小，遠和近，拉回了1997年香港回歸祖

國時，電視轉播畫面的心情。那年，30多歲的劉亮程到了烏魯木齊打工，距香港萬里之外的一群年輕人都在興奮和期待。「現在還記得我們當時談論香港回歸的樣子：是走失的大孩子回來了，明亮感覺。」劉亮程也記得一個新聞，當年內地各個省份都給香港備了回歸厚禮，盡顯大家庭的濃濃心意。這些年，香港和新疆的關係，遙遠嗎？劉亮程不覺得。地理上的遙遠，並沒有阻隔兩地的熱絡、往返。新疆有香港商會，劉亮程作為政協委員，經常能碰到從香港回來的人或者是去香港的人。因此，與香港早就處成平常老友般的關係。盛夏來港，四季常綠的大灣區，花常開、樹常綠，春和秋來去匆匆，劉亮程會替此地的樹木感到有點疲累。他覺得，這裏春秋匆匆過，雖然四季常綠也是一種美，但樹葉長在樹上太久了。畢竟，在木壘書院，每年十月樹木就開始掉光葉子，一身乾淨等春天。

●劉亮程的背影。

獨家專訪 劉亮程



●作家劉亮程

「那走吧，先去撿撿杏子。」雖是初見，剛過花甲之年的作家，隨和得像是家中久違的長輩，我跟着他的腳步，走入了這座盛名已久的鄉間書院。

多年之前，仰仗文學力量走出村莊的劉亮程，用散文集《一個人的村莊》訴說天山腳下的風物牛馬，探尋人和自然的水乳交融，轟動了中國文壇。此後，他又用童真的視角與夢境重構現實，寫出了長篇小說《本巴》《虛土》，在現實與夢境之中，讓天南海北的讀者，感知萬物有靈，感受文明的普世寓言。即便是曾長居城市，他的寫作也從未離開過鄉村片刻。但，他抗拒外界對他書寫的定義。

「我想在一棵樹下慢慢變老」

「我不願意別人說我的文字是田園的，是鄉村的。準確而言，應該是家園的。當然，家園，它不是一個純粹鄉村的家園。」

12年前，劉亮程重新回到了鄉村生活。之所以選擇木壘的菜籽溝村，是因為踏遍全新疆，唯有「此處正是家鄉」。村裏飽經歲月磋磨的老房子，行人和牲口走順了的坑窪小道，以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樸素村民，讓他血脈裏的親近全然復甦。

木壘書院得以在此建造。

書院原本是一處上世紀六十年代的建築，是舊式的矮平房學堂，教室樓似春聯橫額，居於後山山腰，左右對稱是分布的課室，院中一片開闊的場地，供孩子們戶外嬉戲。一派典型的教學相長格局。院裏養了兩條狗，一條叫「本巴」，自覺負責起夜晚的大門看護。後山淌下來一條小溪，流過院中的叢林，滋潤了學堂右側的大菜園。一日三餐的蔬菜瓜果有了，淡靜人心的潺潺流水也有了。每年七八月暑期，一些來自城市的學童，在家長的陪伴下來這生活、學習，家園和學堂之間的區分，如有若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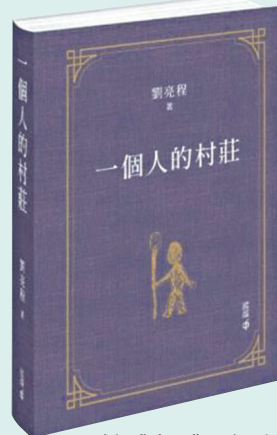
劉亮程在書院中南邊建了一座通體透亮的陽光房，這是他最愛の家宅。冬天，白雪覆在屋頂，秋天，紅葉落在窗前。春夏交替的光線，拂過院中的鼠尾草，照看着圈臥輕鼾的貓咪，還有偶然飛過的蝴蝶。

「生活到盡頭的一處家鄉。」他說，在這裏給行將老去的自己，找一個地方安頓。「我想在一棵樹下慢慢變老，而不是一座城市的小區或者一個小區的某一個單元樓中老去。」劉亮程就這樣聽着風聲，聽着鳥鳴，看着日出日落，數着滿天星，不覺間已經過了十多年。

大地的聲音最先被作家聽到

這十年，他寫出了三部長篇小說，《捎話》，以及獲得茅盾文學獎的《本巴》和最新完成的《長命》。記者好奇，27年前寫出成名作《一個人的村莊》和現在寫《知知的大院子》、《長命》的劉亮程，有何改變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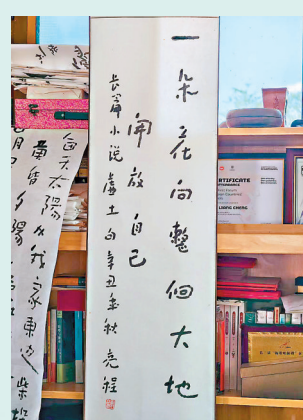
作家淡然一笑，「我終於活成了我書中的閒人。」



●繁體版《一個人的村莊》



●繁體版《本巴》



●劉亮程手書：一朵花向整個大地開放自己。

其實，閒人不只他一個。工業文明也走進了菜籽溝村，收割機取代了鐮刀，閒下來的農人，也能有更多的時間，在夕陽裏漫無目的地走動。落日趁機撫摸着這些終於有了閒暇的人，從臉上到頭髮上，再到腳下的土地，餘暉也有了溫柔的聲音。

「如果你聽不到，但你如果想聽到，就去讀文學，這些聲音都在文學裏。」劉亮程說，大地的聲音肯定會先被作家聽到。「太陽落山這件事，現實生活裏沒有人管，就天然地落在了一個敏感的人肩上，能擔起這件事情的人，就是一個文學人物。」談及眼前的景致，作家一如30多歲寫《一個人的村莊》，只管日出日落，淡看花開花落。

他最新完成的小說《長命》，故事是太太首先從村裏聽來的。

「有一次她回來說，有家人早幾年祖墳被水沖了，沖出一本家譜。看了家譜才知道130年前曾被滅族，只有一個母親帶着一個男孩逃了出來。來到這裏，一百多年，再度繁衍成一個家族。」這個故事猶如一粒種子，直到有一天，他在院中幹活時，腦海裏出現了一個能看見靈魂世界的神婆。他知道，種子要發芽了，於是起身去了書房。這本注定60歲要寫的書，就這樣自然地流淌了出來，像是院中的溪流，像是7月要熟的麥子，和杏。

不寫城市的忙人

出發去香港書展，劉亮程從木壘書院提早一天回烏魯木齊，第二日一清早只需15分鐘車程到機場搭早班機來港。新書上市，這樣的外出行程明顯增多。烏魯木齊南湖區的家，是他外出、返鄉的落腳點。

每次來市區的家「中轉」，從高速收費站開始，駕車走高架橋，匯入車流密集的主幹道，又靠右駛出，好幾次左轉時，都迎面衝出一輛輛外賣小電動。這片30年前劉亮程來新疆打工就開始生根的地方，最初是郊野窪地，如今成為進城入口的密集居住區。換過三四次房子，他都選擇留在了這片有着城鄉結合氣質的區域。記者不禁好奇，寫過大地的閒人，會不會也為城市街道裏疾馳的忙人，如外賣小哥、滴滴司機寫點故事。

劉亮程搖搖頭說：「這些都太快了，或者說太短了。短到或許幾年後，AI時代大家已經忘記了還有騎手、滴滴司機這些群體名字。」一如近些年網絡上的很多熱詞，現在都成了碎片，一鍵消音在大家的閒談中。

而關於「文學可以做什麼」這樣的問題仍不時跑到劉亮程面前。他會認真和孩子說：「菜籽溝村的人都不懂文學，也一樣能活到老。如果他們也讀文學，我想他們就會活得更好。」他也會和為慕名自己而來的中年讀者說：「文學中有人的生生不息，有一個又一個家族的命運，有一代又一代人共同的或者不一樣的情感。村莊原本歸鄉鎮、縣城、國家管轄，但一開始寫它，我便指揮文字去安排這個村莊的日出，安置好日落。」劉亮程身體力行實踐出：文字讓大地上枯萎的草木重新發展，讓星空下一個個站起來仰望星空的人。

就像現在很多人，可能存了不少的錢，人生的黑暗時刻還是過不去；但某一個瞬間，人內心中收藏的某個太陽突然明亮起來時，人生突然就亮了。「我用內心收藏的自己的太陽去照文字這個世界。」話在耳邊，記者恍惚間又看到了那個站在杏子樹下的劉亮程，太陽透過他的草帽把光影落在他藍色棉襯衫上，陽光因此也有了具體而滿足的樣子。

活動預告：《一個人的村莊》《本巴》繁體版發布式

來到香港書展的劉亮程，帶來了首次以繁體版推出的《本巴》與《一個人的村莊》。《本巴》是第十一屆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，被譽為東方史詩版《百年孤獨》。作家以蒙古族英雄史詩《江格爾》為背景展開，追溯逝去的人類童年，探尋一個民族的歷史記憶與詩性智慧。《一個人的村莊》則被譽為「鄉村哲學」代表作，質樸而充滿詩意。今天下午，讀者可以在香港書展與劉亮程見面，聽他說說書裏的故事。

時間：7月18日 下午2時30分

地點：香港中和出版社展位（展位1D-B10）